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六十七至六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嚴儀

西河集卷六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碑記六

兩浙廵撫金公重修西江塘碑記

浙江為三江之一自姑蔑導坂歴婺州睦州以迄章安而陡作一折謂之浙江蕭山西南偏則折流之衝也其水北注澔漭抵所衝而詘而之西於是築塘以捍之以其地之

在縣西也名西江塘明正統間魏公文靖躬修之歷百餘年逮天啓改元秋潦水暴漲決塘而奔民之骴衣漂漂者相望千里顧隨決隨築不致大壞令則五年之間且兩決矣先是二十一年決二百餘丈山會蕭三縣盡成澤國鄉官姚總制捐貲修之至二十六年決二十餘丈急畚擁間復決三十餘丈非前此埠堅而令埠疏也又非埠之者不力也前此北注渚以漸而殺其折也勾而不矩勾而不矩則水少力水少力則增防易固令則折流之西抱者有沙生脇間水之循沙而

折者沙轉出則水轉涇水轉涇則向之挽彊以西者今徑矢而東而於是承之者以橫亘尺土當長江徑矢之衝初如撞闉繼如擣𠩺下穴而上頹欲其埠之久難矣大中丞開府金公視猶己溺一日檄三下舉三縣民生嘻嘻處堂者而公悉驚為灼體剖膚之痛先審料形勢若潭頭若張家堰若上落埠若諸暨瀆若於池若大小門臼歷求其受患之故且務極根柢必以築老塘勿僅築備塘為斷曰不見夫塞河者乎河之患未有減于江

然而先之以石菑石菑者石臿也繼以楗楗杙也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是也而後加之以籍籍者攔木而横之者也而後塡之以竹落竹落者河隄使者刳大竹為落實以石夾船而沈之是也夫如是而工亦幾矣徒以老塘柢深虛擲民閒金僅築備塘此黄葉止啼耳且棄民田棄廬舍何益自今伊始毋估舊毋憚煩毋補苴目前而隳棄永久牘十上十反甚至集官民里老共議可否必各使心伏令畫押上乃衆議嗒然反謂築備塘便何

也以為河隄無正衝者旁決易補而正衝難塞一也且河身高於隄其決也隄耳此則江深而隄高隄亘于地抵衝者以地不以隄故當其衝時先齧其隄地而後隄隨之以傾方春水發隄地如蝪潭不特捧土難塞即塡以巨舟投以鄱石隨濤而捲等于飄蓬故畚梮之設但施于隄而不施于築隄之地所謂不與水爭地其說二也且水能決隄不能決地地藉隄以禦漲水耳能遯地于水地不即渫則隄不即壞其說三夫江流有定而沙

之遷徙有定乎沙徙西則西衝徙東則東衝築一定之塘不能抵數徙之衝保無東向之沙不仍徙而之西乎其說四要之皆非公意也是何也則以公意在久遠而順民之情則仍近于補苴也乃塘工所需有云得利民田者民利之民自築之蕭山得利田計十六萬畝而山會二縣計一百萬畝有奇則其利六倍于蕭然且蕭山地高而山會地下傾溢之害亦復不啻數倍天下未有利參而功慳禍重而救反輕者考之嘉靖間三縣通修

曾無氐卬今則山會合金僅足抵蕭山之一似乎畸重
乃公復如傷爲念惟恐民力之或不足既已議輸四千
金蕭山半之山會二縣共半之而公特倡率司道捐金
二千却三縣之半計程立簿猶恐董之非人則其工不
固且或來中飽之患復簡屬吏之廉能而勤慎者共推
郡司馬馮君會馮君以清軍兼攝水利遂董其事塘距
水五丈底七丈頟二丈高一丈五尺長二百一十丈有
奇餘悉增庳培薄內桓而外殺甃之椓之諒工役勤惰

而親為之犒計楗若干土若干節與石若干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二十六年三月凡六閱月工成夫方州大臣興利除害固屬本分然往往視為故事遇修翰所關一委之都水聽其便宜從未有己溺己飢如公者且民利民築嚮有成例而公以氷清之操却苞絶匭然且惟恐民力之或竭為之割膃而剖腊以資于成繼此者可風已公諱鋐字治公别字悚存壬辰進士由内翰林起家改祭酒歷按察布政二司使進兵部侍郎巡撫福建調

繁為今官頌曰

於越同利有如三江北流而折在餘曁傍馮修㽞𠢕江

婔洄湟緩地逆防民為鯉魴我公仁愛宛如身創負土

作埭捐金捍防前者策堰龜山仲房我公嗣興以頡以

頏公之功德煌煌版章祇此澤閭一何汪洋沙漫可泐

江績可當公恩蕩蕩千秋勿忘

重建宗慧堂記

法相寺在西湖南高峯下五代時長耳和尚舊道場也

其傍有宗慧堂相傳趙宋時所建而今亡矣嘗考法相所始不得其實或曰法相即長耳院又名宗慧禪院實即定光佛寺也夫定光與宗慧長耳何與及按舊跡得宋翰林侍講范楷所撰碑文而碑燬于元即文亦闕失不甚備惟明嘉靖中有蘇州太守徐節所樹一碑尚存西楹其文為翰林庶吉士王穀祥所譔拂讀之彷彿其槩而惜其時月多未協也考師泉南人生于唐昭宗景福之元其母夢呑日而生師生則兩耳垂及肩名長耳

兒長耳兒七歲不言忽一僧謂曰何鈍置耶師答曰不遇作家徒撞破烟樓耳當是時人早知其為應化身矣其後游方外祝髮金陵瓦棺寺而歷參諸方至後唐同光二年始至杭見西湖南山而樂焉依石築室以乏水咒而得水今名卓錫泉是也自同光二年居此閱二十六年至後漢乾祐三年十一月二日永明禪師者聖僧也居淨慈寺吳越王生日飯僧問永明有真僧乎曰有南山長耳和尚則定光佛應化身也王趣駕至山禮師

直呼定光佛師不答但曰永明可信乎趺坐而化則是法相之建或在此時或過此已往而碑云石晉時建則石晉二主共十一年正當師所居二十六年之中是時未嘗知師也且即此二十六年中石晉多事大梁去此遠毋論不知師即知師必不能賜院至吳越境即或賜院至吳越境或吳越王自知師當石晉時王自賜院不必出石晉敕建則長耳之名已著南山何必待永明而後聞也且夫宗慧之建何自也舊以為是寺所始本名

長耳而宋始更名法相且賜長耳為宗慧大師則是宗慧名堂必始于宋第不知在宋何代而碑云師遺蜕不壞膚革津澤月必三淨其爪髮而金人侵境刃所傷處皆流白血因于崇寧三年應僧司之請然後覆以髹漆而錫以令名夫崇寧者徽宗年也其時天下稍安燕閒所至表錫及此固未可知然而當其時金人未嘗侵境也即謂金人侵境後此之事是時但賜號則又不得謂僧師上其事而後得之葢上即上其侵境事矣予謂是

寺所始必始于五代之漢宋僅易名耳若堂所由建必在南宋而世誤以崇寧實之事當因革即基構見存尚多倪伉而為文不慎致有以已成之記為謬誤者此與復之所當亟而為之文者倍不可不為之審也予重詣法相寺求所為宗慧堂者而不得因考其故碑而重為辨定若此若夫師之應化所在皆有天台文殊囊山之辟支佛池之金地藏鶴林之布袋和尚靈巖之智積菩薩皆有顯跡而師在生時杭人以水旱疾疫及禱生求

嗣曳其長耳無不立應今遺蜕巋然尚能趨四方之士碑不云乎蘇州徐使君以禱而生所為三致意而報以碣也世之有事于堂者可知已康熙己巳住僧方謀興復因丐斯文為勸緣之舉越一年堂成寺僧請書碑乃即書其文于石某月日

兩浙提督學政右春坊王公試士碑文

自昔無學使之制明始出曹郎為提督學政分隷諸道而以兩京為首善地特遣侍御有聲者陞為院使賜節

皷開韓建纛設丞令官屬視諸三巡特未嘗舉詞臣而懋其選也

大清興專以直隸用院使而盛京則但令京兆兼之乃勑詞臣自講讀以下編檢以上充直隸督學院官而盛京及他道使皆不與焉歲乙丑

天子念學使任重非詞臣莫承而江南兩浙人文蔚興宜破格陞道為院羣臣循例列銜者紛紛上

天子獨慎簡先生謂先生品譽高當拔諸方局越資俸

使任兩浙凡一切幕府行事與直隷埒可謂重矣乃自乙丑至丁卯三年之間一歲一類合八十郡縣文人學士甲乙而差次之無不㶇觀仰息狂讙劇譸謂稱量之精去取之公真

國朝四十餘年所未有事嗟乎亦何道而得此夫士人生平攻苦力學祇期得當乎主文而一旦出我所學斥拔人類極一時英俊皆得厠我門下斯已快矣乃甄鎔搜剔必欲使璠璵金錫並収之筐篚而後已故有謂國

家旁求鎖廳之得人百不如案學之造士為有要而先生皆有以幾之嘗觀其兩試吾越每一榜出士人爭来觀輒羣相指曰某貧士某名士某遲暮士始而驚繼而慶又繼而咨嗟感嘆且有至涕泣而不止者自兵戈相仍誦讀少又户口多薄瘠

功令定限入學歲無幾志灰敗漸有舍此改他業者其一二學究不得志課塾為生計自視無色而有司狃習俗更有相因為請託者夫是以特達者罕令一旦反是

皆曰世亦有至公如是者事固未可料也則又曰人亦患不學爾學則得之今此可驗也則又曰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此非有年乎雖然吾懼其不易逢也于是吾越之士進三字以頌先生曰窮通翁窮通翁何也曰先生所取皆窮士也然而皆通人夫文至今日而變甚矣縱横之家紛紛競起而先生一以榘錯繩之涵溶雋永悉準乎度豈非通乎然而齒亦稍進焉夫日暮途遠將老死牖下日與乾螢枯蠹相為因緣而先生驟起而祓

濯之如顛蘖之生而蟄蟲之振聵鑠哉翁乎夫天下未有窮而不通者也夫能通雖翁猶通也夫至翁而公至矣翁者公也因而天下之人亦稍稍相傳為窮通翁者予承乏史館忝與先生為先後進而請急歸里則正值先生試士時也邑之人士謀勒石頌德而謁予以文因為書所見而應之如此先生名掞字藻儒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奉使為今官世為江南太倉人自曾祖文肅後歷世顯仕三傳

至先生皆以文章名蹟稱于時

創建羊山石佛寺大悲殿碑記

越有二石佛一柯山一羊山也二山産石石工取石者劃剝壘凷周剞其四圍而留砫于中就其形撫坳凸而刻之為佛高五丈六尺相傳隋開皇間有石工發願為此畢生石不成以禪之子子復禪孫凡三世訖工或曰石工死而生生而死死而又生以願力之堅而假胚此鄉者三世矣乃就其石窞而袤延之以甃以築名石佛

寺康熙二十三年大樹禪師從京師還卓錫于其寺募金造大悲大殿于舊寺之側址之樹之上陶而下甓減木增漆須大悲像而索予為記予乃拱筆作偈且誦之曰

如此大慈悲無處無祇陀乃假匒于此以與壘凷俱是為大悲力千手千眼目照鑒此一方無福不翔備我今作慶讚勸此十方衆惟是石龍龕石幢石鐘磬鑿石與鏤木妙相無有二謂石為大悲謂大悲即石是殿是石

龕藉此大悲力

馮太傅適志堂記

太傅引年時

天子念元臣復辟無以命寧于其行也

御製五字詩灑之

宸翰中有元臣適志之句維時同

頒者有螭領文石復鋟適志東山四觔篆于上太傅感

焉遂于歸田之暇築室藏弆即以適志二字顏其堂且

屬宮詹學士沈君為之書紀
聖恩也人各有志當其入居槐廳時志在致君即其統宅百揆平章軍國出與斯世建平成之業志在安民而令則杜門却謁逍遥桑苧日與刲瓢蔦芰者優游出入以自明其志此其間有何一之不自適而事有不盡然者夫居優總方第為所得為已矣乃或中有未靖在當日機務緯繣末之或覺迨習靜思之而無以自安又或朱組繡裳徒取尊榮一旦退居晏閒則晃日之目難于

燭幽鄉人有市歸而緘然若自失者何則寂擾之勢殊也且夫人境未有盡也富貴已至當復進冀所未有者餐芝茹藥不能即效則復轉而覬人世之寵或造廬特存或起家再入未免元纁白壁安車蒲輪之想皆足以擾而太傅均不爾也太傅甞自敘矣七十老人生平無不可自示之心然且澹泊寧靜出處一轍聖天子既以明農許之而優游歲月皆足自適浩浩乎蓋樂天知命先憂後樂志有在焉境固不得而限也故

蕭條高寄往往于執政之時每寓其意于東田西塞之間致

聖天子賜詩猶以平泉綠野為辭而太傅自若也太傅之所適者此一堂而已矣堂五楹倍之而十凡兩層旁無挾廡每以左右兩楹為藏書之所而左則别為重屋如書樓然堂除廣甃皆以文磚相亞次高敞爍潔可坐千人高軒過者硠硠然欲一投止而不得也有當事掃門拒勿入太傅曰盍記之謹記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宣城徐烈婦生而許字其同鄉兒施氏稍長邑豪湯一泰者豔其色倚從子官翰林烜赫謀之徐之無賴者而委之禽烈婦父拒之勿受然慮有變立趣施娶女去豪大怒湯族居洪林獨翰林以貴故郡居會翰林從郡還呵于途湯族傳豪者佯鬨而唖之曰止家有婦而不能庇而第呵族人何耶翰林初不解及詢知亦怒使訟之郡郡太守張君直施則復訟之臺使者使下郡覆讞當

是時兩造各詣縣解豪張甚麾僕捽擊施徐之在解者血胾濩落甚至篡取其媒氏匿之勿令解及解而施之父諸生也諸生有不平者譁而起各執詞詣郡亭豪亦賂諸生相持太守見諸生者各有直然未分也令曰諸生直施者居墀左直湯者右則多居左者豪益怒麾僕伺郡亭擊居左者烈婦時就解既已怖甚至是泣曰湯橫如此吾不終為施婦矣萬一暴篡之如之何其姑聞其言不省夜同祖母寢逮曙忽失烈婦所時四月晦日

雨後跡之則遺一履在青魚塘傍既明出其屍以告太守太守方坐廳事聞之仰而曰有是哉賢乎得死所矣趣駕親驗則自領巾而袒而襦而繶袜連紉不解太守與觀者數百人皆掩泣既而謀所以停棺者近塘有張睢陽祠衆欲殯于祠而祝不可請卜之神卜襲吉祝猶難之衆曰然則惟祝卜之耳俗卜剖篿以取向背其象衡拂神則縱祝擲之篿縱於是衆閧然翕擁而入萬歷二十七年郡太守張君德明請于督學御史陳君子貞

操江都御史耿君定力旌之建烈女祠未幾督學御史熊君廷弼者翰林門下士也其按宣城則盡反前事毀祠褫諸生之左施徐者而箠之人凡六易箠（漢制箠令即今之竹板也當箠者笞臀每箠五數為一易）箠竟內之獄有瘐死者既而督學御史賈君繼善踵至則又反前事旌瘐死者題以官而給廩餼于諸生之末死者使得按年貢其按年自被害日始崇禎元年巡按御史田君惟嘉聞于廷復祠名不泯香名祠在迎春巷東至康熙二十年侍讀施君閏章屬

某為記記曰予至宣城宣城人多能言烈婦事者云烈婦名領姑其父子仁與諸生施大德者同里閈相愛不能已遂為婚姻湯故名閥然施徐亦不相下時徐尚有司寇君名元太者鄉居當烈婦之死盛暑桐棺如苴而蠅不敢近衆奇之弔之者堘其香路傍如丘山司寇君亦冠大布受弔祠下時以為榮然且湯徐之爭其勢力不敵如此祠此者可鑒矣重為詞曰

惟此祠以烈名豈與勢爭毀成祠再成名不毀祠此者

以世世

剏建古越鄉祠碑記

古難于出鄉非謂五土異宜遷于地而弗能良也夫既各君其國則百里内外亦遂有分疆别族之思况傳餐委積建亭築館皆君國者事而下此無有今則天下一家溝涂四達民之梯航而至止者所在輻輳然而上無贈勞下罕資給即至往来揭樍猶且盱盱倀倀徘徊乎中衢其能振顛踣而收暴棄鮮矣予居京師竊怪諸州

入仕皆設會館為棲沐之地獨吾鄉闕然每思倡興之
而未有便也人有從大梁来者告予以汴渠之陰鄉祠
落成將書事于石而謁予以文夫大梁固畿輔以南一
都會也鄉人之萃斯土者京朝而外以此為最其為之
鳩度而周居之亦固其所顧誰則載事而浸至于是前
此姚江王君為中州觀察記室其同邑余君曾挾長桑
術以懸壺市門而溘焉長逝其婦寡且貧復無嗣也然
而矢志不可二王君憐之為之立募簿募于吾鄉之宦

是邦者約得若干金將以設官舍置園田而并以處于嫠婺之以鞠而以居者也乃垂成而婺辭之以為衆惠多寵非婺所受裯房襍閤婺不以息王君嘉其志分婺別居使自食其力而以所既募之金自捐若干悉置為鄉祠義田且旁及瘞貍之地按簿而稽自別駕大尹以及丞簿尉幕無不列其名而紀其數即他省宦此與夫肇牽遠服之操羸者皆合細成鉅各有記載遂于東城外割畝頃之半而中廬之曠可掩骼而于城中濟瀆廟

街購宅之有廳事者凡三楹祠鄉神其中然後增屏門置廊旁可以居鄉人之至止者夫以王君之好義厚于鄉人而樂于成善而娉娶之矢志者復能堅持苦節不受寵恤以迫成其事皆可感也遂因鄉人請而記之如此王君名安夫字復古餘姚人余君婦胡氏與之同邑

曼殊回生記

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死而有息顑僵噤不內藥眼鼻血迸出醫者謂中死法不治會十五日入朝同朝

官藉藉稱高郵葛先生國工在孫黄門家盍診之既診曰是氣壓也肝衝以逆極憤不得洩擁周身之涎與血而填之肺俞之間故氣不下接竅不上闢五藏八會皆結轖而不得其通是非湯液所能攻也然而何以致此先是予來京相國馮公予師也憐予無子擇取曼殊為小妻及予室南至以屋窄徙居曼殊右安門而馮公憐之惟恐曼殊終失所囑予遣曼殊而迎曼殊至其家覩勸之去曼殊執不可座有旗下婦辮髮曉譬甚至曼殊

謝之泣公亦泣旣而公乃推桉起曰賢哉請月致米石
薪蔬銀五金以佐不給曼殊歸詘兩膝踏地匃勿遣予
慰之旣而予戚媪有居京者假予言遣之不信重强之
且曰汝之去就何足關而堅拗乃爾曼殊聞其言大憤
且誤以為果予意號咷曰命至此耶攖身而擲之其婢
持救之不得躑躅氣絶曼殊之死以是也葛先生曰有
是哉有人如此而吾不為之急救吾負吾術矣乃治匜
鉢理錡鬲湔木焠石手研而指調之先以物剔眉間絞

桑皮醮末探鼻竅中焚石炭于盎澆以醯用巾覆首接盎㳂使臭沸而騰入于鼻初不為動而遲久而眉小皺又既而鼽嚏曰可治矣乃以酢梅刷其齒撟錐齒閒研丸子嗾之不内再嗾之且撏雞翎之翹者探喉閒忽涎涌如泄乃擭藥注之涎盡然血尚未下當是時病者拳手坼目稍開動而日已逾午葛先生飢乃就隣人買不托食之于是和齊市衆香𥜶煮令嗾時日已墜地曰吾去但煑渣食當能言預貯茗汁和他丸待之聞隣廟鐘

聲若有唏嘘在牀者急取火視大哭已而服臆果能言初曼殊善病嘗夢奶奶喚之去不肯曰俟汝三年奶奶者大士稱也至是復見奶奶至曰吾憐汝飲汝葛婆水一啜而醒葛婆者疑葛陂之訛也然而先生果葛姓方予下朝時卜前門武安王祠其卜詞有碧玉生来字碧玉者小妻也生来生之也又曰正是人間第一仙則在武安已呼先生為仙矣嘗讀倉公傳嘆古有聖儒能起死人令之生今無是矣葛先生非耶先生名天廕國子

生淑承其字也父寅谷以醫仙去十月二十記

西河集卷六十七

西河集卷六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碑記七

萊陽姜忠肅祠堂碑記

萊陽兩姜公既已建祠于虎丘其明年學者將推所自出立兩公之父忠肅公主于祠之誃房會商丘宋君開藩來吳元旦謁祠下謂祠隘誃祀不敬乃重爲撖搨别構一祠

于兩公祠右相望百餘步顏之曰忠肅公祠從學者請也先是兩公之祀中丞湯君實主之以為貞毅廷諍得罪戍宣州乃甫出都而國亡宣州亂未逮也不得已退居吳中而其弟貞文即又以黨人難發亡命于句章章安之間歸而謀其兄奉母來吳因之授生徒講學學者思之歿而祠其地宜也若忠肅者見危授命然故萊人也足不出城市生平未嘗來吳車轍不及于雞陂鶴市之間然且前朝邺典既賜祠祀而乃復䥴殂于此吾亦疑之間嘗緬想當日貞毅下詔獄瀕死旦夕而

忠肅以城亡不訿闔門殉難者二十餘人方是時臺省交章請釋貞毅歸奔喪而貞文上書乞以身代獄使兄得東歸一拾骸骨而朝廷未之許也其後貞毅以杖戍分無還理而貞文即復以故鄉難居奉母東西馳夫生死之際人所難堪況一門惟難以瘡痍莩械之身箯捆就道而家之血肉漫漶漬草涂地者且不能歸一省視猶且國亡君喪不得效季生反命之哭埋骨戍所推其情豈不欲丘首哉自詔獄聞訃以迄于死豈不念父哉

即貞文豈不欲偕兄歸哉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不可以歸者或可以來不得已而不能以一見父者父或可以使之一見則夫崇祀于此夫亦曰神明往来懽悦者將在是矣生相離死仍可相聚矣故曰忠肅之祀凡所以慰孝思也祠忠肅猶之祠兩公也且夫至德亦難繼矣人第知兩公大節皦皦在人而不知忠肅實有以啓之忠孝廉節萃于一門非作之在前何以嬗後況忠烈之氣充塞天地下之為河嶽而上之為日與星凡有血

氣皆得而瞻之事之夫忠肅豈萊之人哉祀于萊祀于呉雖祀于天下可也若夫學人之意則將以祀子淵者祀顏無繇祀貴推本夫豈無義哉祠三楹中祀忠肅而以其謬祀蘗庵和尚蘗庵和尚者前朝行人熊開元也行人與貞毅同入諫同戍而無子附于此曰貞烈之友也亦慰之也後有諫草樓則正貞毅所依憑者若傍有房曰思敬貞毅之仲子曰此吾齋居也過廟思敬記固有之且吾敢一日忘敬亭山哉（敬亭山在宣州貞毅葬于此）康熙二

十四年祠成越三年貞毅之仲子疏所載事而屬奇齡
為之記記曰公諱漏里謚忠肅萊陽人以崇禎十六年
王師破城死是年登萊廵撫曾化龍疏于朝贈光禄寺
卿賜祭葬賜祠兩姜公者公之子一禮科給事中埰一
行人垓也公尚有二子幼者從公死長者被創後亦死
乃為詞曰
維四嶽實封齊族世衍大于萊公之生以嶽基亦曰宿
當張箕砥忠孝傳禮詩有經教無蠶遺仲子廉作諫司

碎首血塗龍墀以為戇將死之弟大行觸虺蚖名已列
奸黨碑天地裂粱棟頹公秉節值數奇城既破樊不支
口繖銜胸刃剚家者死二十餘為鬼雄真人師司諫戍
宣州治搶厚土扳長離徒招魂將焉歸嗟有弟奉母馳
同授學東武陘身奠戍魂祀斯推所自為公祠以教孝
并立義瞻仰閒深人思陳修肴薦朋薻風此世垂後來

重建碧山禪院并剏置食田碑記

姚城西北陬有點碧山修峭碧色望之如點因名點碧

相傳晉龍驤武士逐孫恩至此㸃兵山下因以名山碧之為兵俗傳之訛也予族居姚者綿亘十里而散其爨火于諸村之間合名之曰十里毛村㸃碧其一也曩時族人有託蹟釋氏改號石愚造庵于山間名碧山庵以為村人祝福游憩之地而址偏宇隘道廩不給時興時圮泉州慈勝師曽以募緣從平陽來族叔經一大功等共十二人迎師山間為修復計而師力承之越三年拓地恢宇繚垣結閣為堂為房為廚為坎且為鏤佛而止

容建幢設鼓一切具足舊有食田八畝自耕自穫今續置四十畝而羸雖栴檀化主不可暫忘然師力亦瘁矣儒者闢佛謂不蓋而處不耕而食不力而娛游以嬉師自誅茅辟土以及摶埴銙鏝而外皆任其手足胼趼胝拆即致所助田甽亦必水火銍刈以自為作息然且發願利濟將以食夫遠方之至止者而村人士女並得以歲時伏臘相羊焉以遊于其地其以視夫漫居而茍食以自安于娛嬉者何似已因為記記曰

一點微碧百丈精藍彌天可致量地自安師主化導旋開祗洹獅音可誦鳥稼以餐懃子焚魚未歸碧山緬想屹峤宛然躋攀黄雲數頃青螺一彎髙風克繼千秋難刊

重修得勝壩天妃宫碑記

古以得勝厭北字京之門京師北門名得勝門北闗之壩皆是也特京門迤北直抵塞垣故舟車絶少而此則臨安以北通潞以南水陸並發然且水倍于陸相傳明洪武間祠

水神于壩以為官艚估船禱賽之所意甚善也乃未幾而稍圮矣成化辛丑鎮守浙江司設監太監張君實始捐貲恢拓高其殿欐而擴其垣廡使當日之奉觴獻豆灌薦拮搨者坦然可効駿奔于其側然猶須神立嘏按簿勒石令列朝鎮巡以下凡仕其地皆得補葺焉以傳于勿替而後且陵夷而莫之顧也夫捍患之祀急于祀功今天下河防為留耗内府金錢不減疇昔至官舶往來若

册封贈弔通使溟漲者日蹴波蹈坎出入澒洞以濵于不測此非神保不為功況商船峨峨其為越三江而跨九河未有量也曩時經理之費仰之在官故順而易就今大吏小僚率皆躬勵廉潔朝不謀夕而踴躍好事曽無多金如中官者以為之領袖則苟且補葺非合并羣力曷其有濟因具疏設募各為小效使微塵杪末積為銖兩是修是葺以稍還故觀不可謂非衆擎之有埤也若夫神名天妃舊傳秦時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頃出玉

女于岱山之巔至今祀之所稱神州老姆是也特以地祇主陰故妃之而以所司河海為職土之雄逮宋元祐中俗稱莆田女子契玄典而為水神此則後人所附會者康熙甲子同官汪君曾為

冊立使封琉球中山馳波傾檣幾于不免乃禱天妃再而舟竟以渡其神如此因于其饗祀而續為之歌歌曰

翠羽帔兮雞翹駕靈虬兮渡洪潮青山作幢兮碧烟為斾神之來兮雲旗飄吹簫兮擊鼓南塘風來兮北湖雨

明粢在豆兮殽在俎靈巫酌酒兮醉代神語舳艫兮相催官艚既濟兮商船後來沙蟲遠避兮鼋鼉迴負檣銜檝兮鳴鉦以隨浪不使瀨溠兮風不使喧與壓鴉不噪兮人不留神降嘏兮福孔偕

修復平山堂記

平山堂踞維揚之勝岡巒竹木蔭映四野相傳六一守揚時公事之暇率賓朋讌集歌詠其内是以逡巡數世皆歷歷可紀而其後不能繼也夫天下興廢多矣考之

六一去揚其距建堂時相去未遠然當婺川劉公來而六一送之其繾綣故蹟屈指年歲戀戀于所為庭前手植而叮嚀浩嘆一若彈指之頃早有古今盛衰之感生乎其閒暨東坡再來三過平山乃復徘徊憑弔託諸夢寐猶後此者也蓋物盛則衰隨事興而廢踵理所固然而第當循環遞至則湮廢已久將必有人焉為之興復而方其極盛亦遂有起而持其後者乃堂介浮屠左右蔽虧始未嘗不相為倚恃而其後堂既毀而浮屠獨存

然且故址昭然遲久未復予嘗過其地而悲之今太守金君自汝南來遷重守是邦計之有宋慶歷間相去甚遠且治揚甫匝歲即復遷江南副使倉卒引去又其時適當

六師張皇禁旅四出之際揚之疲于奔命往來芻秣者日不暇給乃登臨感慨毅然修復于所謂平山堂者是豈僅為是游觀地哉蓋亦有感于前人之所為而興而廢廢而復興汲汲以成之惟恐後也予鄉蘭亭自永和

修禊傳之迄今數千年間廢日多而興日少當君守汝時汝無名蹟然猶考淮西舊碑勒段韓兩文于碑之陰陽而覆之以亭蓋古今賢哲風流相映非偶然者第堂成命酒賓朋歌詠已非一日而予以訪舊之餘續游其地不朞月間一若賓主去留後先頓異者昔人所為登斯堂而重有感也堂以某年某月成越一年乃始飲于堂而屬予為記

葛山石幢勒石記

清化廣利僧買葛氏之山與田而葬親其中復畫其幐地盡捐之為僧俗義壠而以甓以甓道其坎而覆以石名為石幢考之儒者之惡佛動謂佛氏無父母不可訓間嘗窺佛藏怪目犍連以慈室之長穿地求母而經載四恩其所矢報者首惟父母其次第在傳法師長與國王施主之上是佛未嘗遺父母以為教也今僧以暴親之故買山負土以躬承凶事虆梩掩蓋凡期年而葬以成可不謂孝焉乃掩骼埋胔王政攸重儒者以古王不

作往往置義壠為補救之術而僧復自親親而推之以及于衆捐其地以瘞夫無主之骸之委于道者此利濟之心倘亦親親及物之意與佛氏以比丘為乞士乞慧養性乞食養身一身之内無所不乞而今以石幢工煩益復乞錢以成之則是孝于親澤于衆復不憚以身之所乞者無為人乞而欲以高語孝弟空言博濟之徒利人之所乞而以乞為奪不得也地在天樂鄉四十二都所謂葛氏山者連山磡與田共若干畝值共若干兩康

熙年月僧交值葬母自母墓外皆義壠僧名德揚字宗標廣利寺住持也後凡繼此者視此石

通玄觀崔府君祠禱嗣記

丁禮部以六十七歲舉一子其前一年亦既舉子矣而未育也泣曰吾已六十六年矣今而後能再舉哉夜夢轝轎行由巷而門拾級登覿神于中庭而列炬焉詢之曰崔府君祠也拜且起見槃舉一兒置神案間私念此兒儻抱與誰則受之頃之有盛服而拜于下者小妻也

喜而醒以問左右左右曰有之此間崔家巷有崔府君祠當是也及至巷不是入其門不是登其庭不是見庭所額神俱不是再拜而出居無何以他事至通玄觀觀傍有神祠則崔府君也自入巷至觀目甫接而心記之而由觀而門而庭而神則歷歷皆昔所見者即案舉一槃尚坐一兒于槃間遂禱之而歸而婦有身及彌月而生一兒所謂六十七歲舉一子是也乃予甫歸沐亦六十六年矣其前一年生一女而育之年老難再舉禮部

曰崔府君神可禱也因告以夢且曰府君以壬子日禱之當應雖然宜有以酬之予曰吾將為文記此事以代酬可乎曰可因禱之而彌月而亦舉一子恍神授者予思古祈子詞原有釋老降生宣尼祂送之説顧三代所祀動稱高禖予不知高禖為何如神而嗣此或祠子母唐皇甫觀察祠九子魔母為生一男是也或祠神嫗齊張敬兒拜三公為妾祈子于新林廟嫗是也母與嫗職孕則祠之宜府君何如神而所司在是按府君諱珏彭

城人唐磁州刺史也少曾舉孝廉為淇縣令能捍水災以生有異政死而為神相傳安史之滅神實祐之故在唐世已早有護國威靈之封祠之河濱暨宋高南遷禱宿祠下而神助以馬俗所稱泥馬渡康王者是也故宋祠府君一建顯應神觀在西湖傍一建白馬廟于吳山之麓以為白馬顯應當兩祠之名勝之地以答之杭之有府君祠實自此始若夫崔府君巷則展轉分祠雖至以巷名而非其舊也然而禱祠何也考通玄觀志府君

之父諱讓者五十無子禱嗣于北嶽夢上帝賜之雙玉因名府君珏而字以子玉實隋開皇三年六月六日事也神以是日生暨南渡祠此則高宗張后夢府君饋羊而孝宗以丁未年生因以府君為列朝祈子之神累封護國顯應昭惠王逮元嗣統復封齊聖廣佑王敕遍祠天下視之五嶽暨明代錢唐少宰李旻亦五十無子禱于府君夢賜之棊因生子名棊棊乃厚德府君而別祠之今通玄之祠是也祠近白馬廟而觀地高敞可饗神少宰李

君白之杭太守滁州孫君太守孫君又白之參政蔡君乃于嘉靖壬子構祠三楹于觀之東偏而大鴻臚錢唐張君亦以禱嗣故親刻神像而供于其中然則禱嗣而應固神所從來而禮部所云禱以壬子則以壬子所構祠而不于他祠于通玄者則又以通玄之祠為禱嗣設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府君之有神豈獨禮部矣自宋明迄今凡禱祀者無不應康熙庚午五月日記

重修卧龍山越望亭記

越望亭在龍山之岑相傳前守湯君曽于明嘉靖間修復此亭因名越望歴八十餘年暨崇禎之末海風颺然遂𤼵砫而穩以傾迄于今又三十年矣山陽何公于守越之明年登山四觀隱見𨾏甓于叢棘間遂從井儀右拾級而上得識亭故址重思修復而郡值多事四隣之露鶻而震境者日再三告且山澤逋萑苻飢萌思因緣伏莽方陰為解散而民力未固恐興作滋擾擾逡巡又久兵之往来而鴟義者敉之民之無告者慰之乃割俸

經始子來之衆不事鼛鼓合工而程材遽仍舊貫築基于垣間而補其齾楮柱牙角累重櫩而翼之亭成乃集僚屬飲之酒酒半言曰而亦知夫修亭之意乎昔越臣范伯以生聚教訓撫國都而建樓窺吳顏曰飛翼彼固有所用耳然而漢唐以後元明以前其為因革亦既非一而時毀時復彼豈真飾游娛恣眺聽哉夫仰觀雲物俯察土方意固有之而非其實也間嘗于聽事之暇一登其亭慨然興居高臨下之思焉況山川風物終古猶

在而官居若寄欲以一時之跡可以紹往昔而待來茲此昔者羊公所由登峴山而泫然悲乎且吾聞種山居中其上應南斗而下臨井垣凡閭閻之廣闠闠之饋皆一攬可盡今試遠觀四郊近視五達其或臺城宮室烟火相接鷄狗鳴吠並徹于遠邇則熙熙攘攘望之色喜而苟其愁嘆之聲聞于上顛連之色見于下則憑欄愁然百端咸生是亦有官者之所當為考鑒者也若夫亭之為名以代更易昔有稱飛翼為望海者矣唐時觀察

率賦詩是亭皆名望海而入宋而更名五桂則或以植桂得名而其既亭廢而桂亦亡于是有建樓而仍稱飛翼者矣嘉定之汪綱是也有建亭而仍稱望海者矣嘉祐之刁約是也前守興廢經歷凡幾而後乃越望以傳蓋是亭為一郡所望而守是邦者即于焉望越是毋論望之而或得或失如前所云而即以湯君觀之彼治行相傳其有造于越為何如者而登其亭而思其名是亦景行之一端也衆曰善請書之石是為記

嚴禁開燔郡南諸山碑記

古建邦立社必審察地道以為經營卜食之本如宅洛者瞻伊瀍都渭者料太乙況吾越為計倪范蠡所相度者其陰陽向背必重為可信明矣相傳郡治為勾踐建國之所其地祖鵞鼻宗朱華乃由陳伽嶺穿茅陽殷假諸山而蜿蜒盤溭分條舒幹踵為斯治其間羽飛介伏迴翔偃護有似真龍故以卧龍名其山載之誌書凡府廳縣署城隍祠廟以逮薦紳之第宅士民之居廬實憑

且賴以故越中宦蹟邦賢較勝他郡非無故也明季崇禎間居民無厲者開鑿陳伽嶺山燔其石而爐收之以灰以塈民多災傷郡守王君與推官陳君立爲禁絶復恐山籍奸民者利再鑿隨將籍之蘭字自十二號始至二十六止凡若干號捐帑估贖追由在官以杜姦慝其先事豫防可謂密矣至

國朝初年舊禁稍弛徒以修葺禹廟之故偶假開燔而一時道府廳縣相繼解綬土寇之延蔓而伏莽者頓起

剽殺村市為虛其徵咎之不爽如此乃奸民乘機發鑿于前而土豪之射利者遂大開于後燎原不揃幾至燬室按

本朝申禁一在順治十一年爾時盜偶開鑿而當事發覺遽行敕止一在康熙十年爾時以公作所需致薦紳士民同起請命不數月間旋已報罷今則盤踞焟烈不由公作夫竊據官山為己利盜也椎埋剽攻發蓋藏毀道隧大憝也今以大盜為大憝而其所為民賊者又非

止一家一室之為禍乃猶相視施施不加嚴剔夫鈹木之幹而欲延其英剝人之項背而欲其貿府藏以生無是理也況盜官擅利比之鑄山其為官刑方大耶文學某等以其事白之邑邑白之府府白之道使君道使君命勒石永禁垂久遠且以告後之守此土者石凡二一植府治一植盛塘之上埠邑令高君郡太守何君道使許君皆有名氏勒禁末

張水部雷琴記

琴者樂器之一也特琴德甚尊其器不盡列于樂官故自三絃至九絃大樂雖備而師延拊一絃之琴京房製十三絃琴以定七均則但藏内府而考擊之數不及焉幼時謁明代諸王于杭州見潞王北徙出莊烈皇帝所賜琴付北使去其衣琴爛然有若雷錦潞王泣指曰是雷琴故宮人以雷文刺衣而惜當時之未及啓視之也水部張君得琴燕市中其上暉下準齦頟長短悉中古法池有宣和印嘗疑為汴京故物及膠敗木豁姑蘇琴

工為析其肌理而窺其中則鏤款于臟曰大唐雷氏製而其下即附以宣和養正之記然後知水部所得實唐時雷琴而宣和之印則収藏家所為款也夫神物顯晦亦各有數顧非其人勿歸水部古情則古器歸之風雲之從蟉抑又何怪獨是雷氏為琴時覔琴材于蜀山松雪之中經營心苦而後斵之以成器而傳之宣和五六百年閒其中什襲珍重不知何等乃或存或歿迄于今又五六百年一為天子之所不能私諸王之所不能保

者而一為水部有之此其遇合豈細故與古以琴倚歌如絃鞉然虞書所謂搏拊琴瑟以詠是也雖學士操縵不用唱嘆然皆自為歌如舜歌南風仲尼歌龜山猗蘭皆無若近代尊師端坐揮手但以有聲無字為絕調者水部雷琴詩已遍人間浸假取其詩而播之琴一人長歌一人揮絃並如絃鞉之倚曲而有聲有詞彼此相應則斯琴有神焉知不能發古音如堂上器者則雖謂雷氏琴即樂官琴亦可也琴者樂器也

西河集卷六十八

西河集卷六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碑記八

兩浙布政使司政事堂歌咏勒石記

政事堂者布政使司堂也其使用宰相之副為之謂之使相俗稱方伯連帥非是前代無其官明初設中書行省而以參知政事領其職即元時所稱中書參知政事行省者晉唐以中書監令為

宰相而以參知政事同平章事副之明洪武初設中書行省出參知政事為大使至九年始改布政使司布政使故名路曰省名堂曰紫薇而名其官曰參知政事即後改布政而其名省名堂名參政如故焉今司官仍有參政名下大使一等第漢制外郡自刺史止以為親民之官當久于其職使上下淪浹然後覘積勤以資不次不宜朝遷暮擢等之傳舍故刺史以上别無他使致有進刺史而為三公者自隋唐以降封軺四出凡廉訪轉運諸使皆得加大府之上而其後提刑觀察比于外鎮及元設行省明改布政而使官之尊極矣故自大府至行省猶

之刺史之進三公而其階迂其陟緩其受事反不得久而獨于吾浙有不然者上郡馬公從尚書郎來使榷杭州至一麾而復守其地會

天子南巡旌其才使提刑全浙分外鎮赤幢曲蓋以宣布使指復未幾而進浙行省析圭擁節為外臺長有似乎刺史之進三公者乃仍歷諸使以登于副相其階迂其陟緩其受事仍未為久而乃躐大府以臻大臬不為不徑數年之間而由分部以進乎全轄不為不速自使

榷行軺尋至斯土歷方州大臣而尚不離乎其地不為不久是豈天之巧于愛公而位彌紆陟彌迅與是豈皇上之曲于衛民而名為遷移實久于撫治與是豈此方之民別與我公有冥漠之私而由父而祖戴帡幪而長子孫一似藩鎮之分封其地而君斯國子斯民與夫名郡之主進為都君其間親民惠物不一其事即間為提刑皦然清白坐赤棘于五都之會其為安族而悅衆者亦復何限而皆于我公得之如是而欲禁民之愛戴

而歌咏焉不得也夫大府有政政可歌也大臬亦有政政可歌也今巋然敷政婉于開府其內躋執政而外掌儀同特跬步間耳乃四民歌之百城歌之諸州萬户俱歌之凡飭綱陳紀舉善絀惡敷言輯瑞賓興論秀水旱灾荒關梁獄市租調版籍陂塘亭障觀風造士延師正樂質契平價育嬰保赤却請拒餽掩骼埋胔種種也書曰爾有成績紀于太常嗟乎太常之紀績從此始矣是爲記康熙辛未十月日

趙使君補山閣勒石記

管亭趙使君以良二千石守松江還里築閣于宅之西偏方落成時其湘潭門人陳君鵬年登而樂之因拾宋人又補青山入座來之句顔曰補山紀所見也夫以管亭所居在山水之間柯亭當其前瓜渚環其左未有閣時山未嘗少減及建閣而山不加多而乃曰補之蕭山毛生曰凡所為補所以補使君之不逮者也夫使君非不足于山與水也弱冠却柔翰杖策出門值東甌用兵

賢王入粤之際摩盾戎馬閒遂以試士啓東南之治暨遷潭州司馬則又當滇南初定車徒轉運不絶于路予嘗謂管亭賦才官靈均頌橘之鄉而迫于公事逮之官而後有詞正謂是也及守吳淞會

國家嚴吏治方州大臣率餐疏衣儆寅作而酉息程文薄以鈞石其閒勸德紏惡觀農升俊讀法于里門而平爭于聽事日不暇給是其生平所自歎者祇在拄頰觀山之興而今後而得補之是閣中之所見猶是而使君

之所見者有獨加也夫時有不足端賴于補人亦自思其生平所不足而有待于補救者亦復何限而使君所補惟是可以思矣康熙壬申予與同館查君庶常前後登閣庶常曰傳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使君今日之事也然詩又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則又後此者所當勉也予曰善遂用其言以為記且乞庶常書之石以示後之登斯閣者

笑隱庵碑記

笑隱庵者笑和尚所隱庵也其址在杭州清波門外舊名法喜院而中丁毀廢大팔陳氏購復之以開住者為照福笑曾和尚而笑近于喜因以笑隱名其庵康熙二十二年奕是和尚從平陽来會靈巖翼庵將退院而以奕公曾落染此庵遂合檀越及僧衆啓請願為奕公量笏地而奕公應之今十法臘矣吾聞釋氏以退晦為名雖持燭破暗而未嘗自炫即或勤于精進而究之無所于先若此者所云隱也幾有釋氏而猶未隱者而未可

概也人有絶人世而仍不得稱為處士者矣生平挾持原無可恃為世用即不見物物亦安用為見之此如田更市傭其為袒膊而箕肱者傲物也與哉禮不足耳惟我固自有繁飾之具而以為無益躬化謂何而去之夫然後可埤堄曰安用是拘拘者為今天下沙門千百槁項黄馘其東投西鶩何關出處惟夫禪法之雄為龍為象既已披僧伽黎衣高縣人世將出其所學樹之大寶幢以告四遠而仍然詘處如面壁然此可謂隱矣公少

通儒書一出而參諸方即付以大鑒之法年未及子淵而早聞大道宜乎高坐名山岸然揮麈以進退夫三皈之衆而乃退居一室詠歌以自娛吾嘗讀其詩觀其所為書而深慕乎公之才與公之道之廣也夫可以用而不用斯之謂才可以不及而無所不及斯之謂道之廣可以不處于此而猶處于此斯之謂隱公非其人乎若夫笑者舊所名而今復仍之曰吾以知靈山之笑之別有在也公笑曰記之遂為記

兩浙公建育嬰堂碑記

王者有慈少之文而順時行惠則春育幼稺與秋養衰老往往並布之明堂月令之間此後世漏澤之制所由養無告而先以孤也顧曩時育孤大抵在保抱以後如孟子所云幼而無父者而至于胎娩之餘甫離苞絡則前此並未及焉自

國朝定鼎京師丁兵燹之後道多遺嬰益都相公曽啓之

章皇帝前開育嬰堂于崇文門外畿南數百里車攜擔負口哺手綳者日踵踵至及益都致政還里而宛平相公復繼之其式遂遍于天下吾浙育嬰舊堂在吳山之麓地偏而楝陋所輸背糧嘗不足以給日用乳婦各散處無所稽攝巡撫張公顧而恤之于公家之暇往往咨及而布政使馬公遂力任其事會方城五達有皇華舊驛本駐使節而鞠為茂草久矣乃址而堵之闢堂三楹而列甲乙舍于其傍分坏别牖設牀而鋪甃冬鑪夏翣

料居乳婦于舍間有夫者共棲之使之忘内顧之憂凡竹車絮藉所以供兒之坐卧者無勿周具且延醫師之良者以護其疾其于保守之用心可謂極矣然又恐遲久不繼買田數百畝為儲峙需而立首事鄉官月稽而日核之嘗讀周書康誥以武王之聖康叔之賢治妹邦之地之大而當時寒煖燥濕饑渴勞佚口所不能言心所不能達而為之上者以己意而宣之達之予所好而去所惡有如嬰然則是合帝王保大之心而後可以養

一嬰極都伯重臣上下經營之全力而後可以保一赤
推之萬姓何異矣康熙壬申之三月甫載事而五月工
竣當事者請為文以布之石使他日繼此者有所視因
為之記某日某記
兩浙布政使司布政使遷江西巡撫都察院政
蹟碑記
聖天子御極之三十一年上郡熊公由兩浙使相進秩
大中丞開府西江為外臺垣翰之長建牙樹纛設笳鼓

節鉞一時士大夫咸拱手為
天子稱得人慶而下民哀號謂奪我公去扳車卧轍不得已乃歷數公政蹟凡若干條琢石雕朱于行省之門仰朌流涕一如羊開府之在襄陽者誠曠世事也夫善政在得民得民在獲上夫人而知之矣然而二者嘗不能兼京朝左右日親近幃幄而澤不下逮其在專城制閫去君門萬里即曰御屏多記注徒虛語耳獨我公由一軺使榷早合輿誦至

皇上南巡駐蹕兹土親見公趨事勤敏所向無稽業而
民之愛戴者衢巷歌呼無不曰我公賢我公賢以故公
凡三進秩皆不出兹土以慰民望而終遷峻省重之都
府以彰我懋簡從來方州大臣未有得君得民若我公
者然則遷之者
君之恩而思之者則民之情也考之三代封建設官不
同而郡縣相仍大率以兩漢官制遞為沿革漢法最尊
者莫如宰相執法暨郡國相守故凡有大舉則必以丞

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為之領袖今之大府即二千石也上而布政使司布政使即丞相之副後所稱參知政事者也又上而巡撫都御史則御史大夫也漢以丞相御史隷之京朝而歴代重使臣則往往以京朝大僚出之為垣翰之長故使至執法則使之極事矣公自大府而觀察而行省而御史中丞以一身備諸使而且得久于其地其獲上之專與得民之深如此第民心惟一而其類有四其在官屬即士類也凡承流宣化整綱肅紀

與夫飭法明計杜竇絶請諸條此所謂勵官常以儆師士者至于士則講讀考課而外爰有監鄉闈建義學諸條而農長諸民諸如舉孝奬廉粥孤養老恤畱捍患調爭減役以及秏羨之除常平之置皆是也若夫工估則凡蕘漕平關築隍濬畎與夫行户所必裁承應所必捐牙埠所必格輕減子錢均平物價比比而是因件其實蹟疏為若干而但存其目于左以俾後之蒞此者有所取法且曰此民志也若夫公之德則槩以政見且有非

斯石所能記者

皇華使館贍

御書記

康熙三十五年

皇帝遣刑部員外臣宋駿業手捧

御書將至紹興山陰之蘭亭車過杭州在籍兵部左侍郎臣楊雍建詹事府少詹事臣邵遠平國子監祭酒臣汪霦翰林院檢討臣毛奇齡翰林院編修臣凌紹雯中

書科中書臣顧之瓊等詣皇華之館叩頭問
皇帝起居畢跪復請曰
御書瞻仰駿業不可曰此非臣等所敢擅也
皇上未嘗有旨令汝等觀也且亦未嘗以書法教天下
臣也
皇上以為自昔巡幸皆有祀古帝王賢臣之典載在史
册故漢帝祠黃帝橋山祭魏信陵君封樂毅後而東漢
建初且有祠本朝臣桓譚冢者朕觀河南巡東祀神禹

而獨不得一訪問先代賢臣之在其地者朕深憾焉因于萬幾之暇曾憶晉臣蘭亭舊蹟在禹井東西涸沫不彰遂手書蘭亭記一通將以張諸石而補祠其地汝等誤以為

皇上文武神聖乃區區與右軍將軍較書法乎臣雍建等俱伏地曰何敢然何敢然第

聖人御世動無過舉在

國家行之為典禮而在臣民見之即為法式此如天然

在蒼蒼祇以自舒其陰陽之功而在天下人即仰之為金輪為玉波為霧翹華蓋不可名狀今有景星慶雲出于天而薄海内外不爭先願睹者乎有醴泉生于山甘露降于林而鄉城老幼不扶杖襁負願少須臾毋死以冀得一見者乎今

皇上加惠東浙

龍文遠頒臣等身居浙西方私相悲望以為獨後而瞻

天仰

聖尚閟抑不前恐亦皇華所未忍也駿業乃仰而告俯

而祝曰惟

皇上惠之敕設几行叩頭禮畢甫展軸而天氣清朗日

色相照耀庭前草木雞犬皆爛然有光色彷彿見黃帝

垂衣倉頡布象龍跳虎躍鸞鶩而鵠峙滿庭皆踊躍歡

抃觸首呼萬歲不能起臣伏見三古之世極重書學故

中庸曰書同文又曰非天子不考文蓋古凡入學則天

子頒其書法于學官使天子冑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皆習其書是以大戴保傅篇諄諄記書學之事而

漢志有云周官八歳入學保氏即教以六書是書之為

重于天下久矣今

皇上書法前掩千古後掩萬年雖神禹手書岣嶁武王

親銘几杖皆莫之及自宜頒其書于天下使後世臣民

永為法式今日之瞻則百代規摩所自始也衆皆曰然

遂以臣奇齡原職史氏當備載其事以俟

採擇因略敘始末而記之如右臣奇齡稽首頓首謹記

趙開府六事圖記

兩浙廵撫中丞趙公開府杭州予與同鄉官出餞之朝陽門外暨予請假歸而公已移鎮江南尋且還臺遷部堂去其撫浙之政值在京不得而知也然杭之人每思公其有得于心必曰此公澤也其或不得于心必曰公何在耶又曰向使公在不至此以故范公貌劉公治行以廟以碣其在今已十年所矣猶有繪公六事圖屬予記者曰開河曰築十觀臺曰刑奸曰代民還營錢曰講

道學曰移鎮公事不止六且移鎮非事實祇以紀
朝廷倚重并浙人留公之意然而大者具焉夫開府無
細事官其地當使山增髙而水增深杭昔苦㙮塞前哲
鑿八井不足其穿城水關有渠而堙公開中河十餘里
西小河十里南自慶封關北達清湖尅期而工成乃築
城十門觀臺髙廣若干丈牆樓參差且增坏諸障隧令
城中士女偕觀撫埤堄循牆而游如是者三日今所繪
城端纍纍是也夫東南四民生于逐末賣漿負飴者貸

營錢為餌旬日倍子母還之而風雨疾病或不幸不售縲係敲朴鬻妻孥逮死比比也公代民償責累巨萬而禁其將来至于土豪作奸者詰殺之曰吾去其害馬者而已念無可與士大夫往來請益于是借講堂論議得失以予覩世之為政者髙其牙盛其伍伯日與下吏候門者磬折問詢相對移日晷而士大夫之車轍若冬雷焉民之暴亂非法者矜之以為恩遇有大事大役即惴惴不敢任聽其脞糜曰清靜曰以不治治或百不得已

任之而動輒箕斂曰設法以至重農驅惰抑奢崇儉不務識大勢而概以袪末之見任意催割雖賢如湯斌其治吳閶不免也有如是六事而猶謂不足以砥世也乎吾記之猶思之矣

海竺庵食田碑記

海竺庵者吾族寳修之所也從來四恩報主各稱檀海今以海濱隙地建播量芻為衆生修覺之場則雖小弇而海以名焉前此族弟尹儔與其婦周俾雅好施濟曽

築室數椽䕶茶歇暍有年矣今尹儔夫婦垂老無嗣遂拓之為庵且以此為他時樂丘使翦茅其前培龕其後生時焚且誦而百年之後歸于其室此固鐘鳴漏寂割然猛省一大機也因族叔遐伯從弟鎮還夫婦皆有同志則自此而推將必有踵其事而增其華者故特延禪僧高修為之住持作開山之師而以尹儔夫婦為之山主乃為述其事而記之如此庵坐落祖宅之南相距一里許後有田如干畝即尹儔夫婦歸藏地也别有田如

干畝為常住食田皆尹儔周俾身施之族之人毋許佔者某月日

祁夫人易服記

姜桐音先生以疾死其配祁夫人服三年喪畢不易服先是先生易簀時其諸子環列先生指謂夫人曰以累子以故諸子無長少皆夫人教之至是諸子請易服不許家人請于祠不許少京兆定庵先生其猶子行也拜于庭為陳大義謂非先王法且先人亦莫之行反覆論

說終不許會
國朝定鼎郡之以世家保家門者曰隆隆起而先生席
列卿後獨家食不出于是諸子有乞試者屬京兆君為
之請而夫人許之康熙辛酉次君貢于鄉及癸酉長君
登賢書方是時距先生之死已一十六年榜帖至家人
仍有以易服請者邀予至其家語之夫人夫人怫然曰
謂此區區者遂足以易吾心乎而予曰不然方予之與
先生交也約四十年矣始為患難遊既而以文章為伯

仲又既而音容閒絕莽莽若隔世而夫人非他巡撫蘇松殉難贈太傅謚忠敏公之長女也予少至東書堂時夫人從母商夫人學詩而以予通家子每出諸閨中詩屬予點定以故每讀夫人詩而為之賞之其後與先生倡和更名靜好集者是也今商夫人已即世東書堂已毀當時所點定詩已俱散失靜好集已殉棺去即夫人所授四子書及經義諸子售後已厭晦將抵之牀下天下亦何事不從遷變高門華屋改為蓬茅滄海之波移

而為塊壤而祇此絲繭之縷縷而不之易且未聞易服而即可以易心者也世可易心不可易也夫人乃忻然稅服而曰可易矣遂詮次其語而屬為之記雖然離騷云進不入以罹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夫進不罹尤退不修服君子之過也初服安在吾作易服記而重為思之

重修臨安縣學明倫堂碑記

明倫堂者學宮之一堂也古學與廟二釋奠先聖每設

主帛以行事而學宮甚廣由垣而門而堂而室房而館舍而圃林凡讀書養老興師貢士以及上功上齒序飲序射皆集于其中而名之曰學自隋唐以還間立周公孔子廟于學中而元明更制遂以孔子廟為學而別立一堂題之曰明倫無米廩無瞽宗無論庭射圃二館三舍祇一圜橋一泮林亦列之廟前而堂無與焉則此一堂者固合全學有所事而存焉者也使此堂而尚任其圮則全學廢矣郃陽郭侯存齋舉鄉試第一以揀選知

臨安縣事其蒞任也見聖廟巋然而啓聖宮壞捐俸修之未竣也及集多士于明倫堂將習講誦而堂本五楹而隳其三棟欹而壁礫慨然傷之念邑為西吳奥區代產偉人即今衣冠濟濟科名相繼起而顧令本源之地荒蔑若此古不云乎學始于不足而成于克奮苟能奮興雖經費不足何害因敕諸生鄒偉元等使先竣啓聖宮功而徐議堂事康熙三十八年夏六月望日侯首捐月進不足請輸于紳士又不足則以贖鍰佐之凡陶土

刻木負繩運槼一切任材効力聽擇所便不苛亦不濫乃請練事紳士如許君胡君駱君盛君典司出入而縣尉任君董視之越五月工成侯因會諸生于堂而課以文且舉鄉飲酒禮并讀法焉及侯將引疾未暇記事又二年而諸生礱碣請為記夫學之賴修成久矣君陳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學記曰凡入學者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向使廢墜不修毋論是堂無幾即漢唐國學往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餘室而諸館之門壂為

菜畦即初授廣文一職有雨淋屋塌而不可入者況官居相嬗等之郵驛計俟之蒞治才五年耳初衣之遂本諸夙抱祇此數年間何難膚膜置之而多方經畫以集于成然且瀕行頃刻不忘斯舉而就許胡諸貢士而三致意焉其不令或闕如是也

聖天子崇儒右文其將稽士成以稽官成胥視此矣乃為文曰文缺

西河集卷六十九